

# 莊村的了逝消



婆羅洲文化出版局出版

林明合 著  
吳樺 譯

# 消逝了的村莊

婆羅洲文化出版局出版

© Borneo Literature Bureau, 1962

*Printed by*  
**First National Printing Co., Ltd.**  
Hong Kong

## 前言

設立婆羅洲文化出版局的目的之一是發掘與鼓勵作家。爲實現這目的，該局最近主辦了應用本邦任何語文撰寫的第二次徵文比賽。「消逝了的村莊」，這故事榮獲了第一獎。我相信這是本邦作家的作品第一次在砂勝越出版的。

M · G · 狄遜

## 消逝了的村莊

那位行政官是一位上流階級的馬來人。他是一位『端姑』，是『先知者』的一個後裔。雖然經過了好幾世代的混合，他那被沖淡的阿剌伯血統仍舊在他的尖削的臉上，鷹鼻上和聰明伶俐的眼睛中顯現着。他正在觀察他的行政邊區的景緻。在一座峯頂蓋着叢林的石山襯托之下，河流的兩岸伸展着一片森林，好像綠色的垂簾，在午後的熱氣中，微微地閃動着。在他乘坐的長舟裏面，潮溼的空氣特別覺得窒悶。爲了要避開熱氣帶來的疲倦和孤寂，他便把文件夾取出來，翻閱着省長寄給他的一份備忘錄。他讀着省長這樣的指示：『據說在已故的馬威領導下的本南人，現在散居在他們從前村莊的舊址附近。在日軍佔領之前或在其佔領時期內，也許是因爲流行症發生之故，他們便散失在森林中了。你必須接觸那些本南人，使他們重新安居下來。你得如期將情況向本人報告。』

他獨自一個人留在那寂靜的地方。他竭力避免墮入睡鄉，迫使自己考慮當前的一項任務。爲他駕駛舷外摩托的阿里，和那位伊班警員波育已正在初步搜尋可能在附近一帶的本南人。他們兩人一早就已出發，他現在正等待着他們回來。假如他們的搜尋失敗的話，那末他們就得駛往下游，到那最近的一座長屋去。然後把長舟拋下，偕同數位伊班嚮導，在該地區作陸上的搜尋了。陸上搜尋將令人感到厭煩和疲憊的。他希望他的人員會找到一家本南人或一羣本南人，然後通過他們去接觸其他的本南人。他重新注視那舊時的、本南村莊座落的河岸，但在那陽光微弱地照耀之下，在那孤寂之中，卻毫無動靜。

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到底多久以前那一族本南人在婆羅洲的中部放棄了那游牧式的生活，然後遷移到這砂勝越的一角，蟄居在森林起伏之間的一條偏僻的河流岸上。可能是在第一位布洛克踏上婆羅洲的土地，而後成爲第一位白種土王之時，那村莊早已經就在那邊了；但據那位端姑現在所能看到的，那村莊卻在那綠色的灌木叢林的籠罩之下消逝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把那些村民趕回到喬木叢生的森林裏去居住呢？是不是一隊

伊班戰士曾經襲擊過那村莊，然後每一位戰士發出勝利的呼叫，一手高舉着可怖的戰利品的人頭，一手握着閃光的兇器？或許只是一種疾病，一發就幾乎把全村消滅了？

端姑發覺自己墮入夢幻之中，便把自己搖撼着。他把腳趾浸入河中的冷水裏去，使他清醒了多少。由他坐着的地方望去，他還可以看見一個村莊的一些遺跡，被茂盛的爬藤纏繞着的爛腐的屋架，好像瘋子一般在青綠的圍牆後面向外窺視。一條小溪就從青綠的圍牆的空隙流出，在伸展得又長又暗又高的河岸的灰土中沖開了一道小小的峽谷。好多天沒有下雨了。河流縮成一條緩慢的小溪，一些枯死的樹木從溪流中伸出它們的光禿的枝樑，正好像蓋滿了青色的污泥的手掌一般。停在岸上的一團浮木，蓋上了灰色的泥土，好像被拋在陽光底下腐爛的死屍一樣，在殘酷的死亡中伸開了四肢。

當樹林間的陰影加深的時候，令人感到一點涼爽。下午的烈日現在已經被一大片的灰色的濕雲罩上了，在那荒涼的地點一隻鳥兒第一次在歌唱了。一陣喃喃的語聲打破了這位孤寂者的夢幻。當他見到他的人员回來的時候，他不覺高興起來。灌木叢分開了

了，波育和阿里出現了，他們涉着河裏的泥漿走向船來。另一個人影跟着他們，他胆怯地向周遭環顧了一下，便跟着前面的兩人走來。那兩人在河中潑潑着水，洗滌着兩腿，之後便爬進船來。那警員從低矮的船篷下爬到行政官的前面，侷促地向他致敬。

「我們找到本南人了。總共七位。三位婦女，兩位兒童，和兩位男人。其中一位男人已在此地，」警員指着說。那胆怯的人，只遮蓋着一塊短腰布，正在靜靜地洗濯着他的腿，並且羞怯地把臉掉轉過去。警員向後扭動，揮手叫那本南人進來。那人有着一副寬濶並不難看的臉孔，只有他那一族人的典型的肥矮的身段。他擠向前來，盤坐在那行政官的面前，沉默地俯視着船上的鋪板。

端姑把盛滿烟草，火柴和一束乾燥的嫩棕葉的香烟罐推過去。那本南人拿出一片棕葉，把縐摺打開，塞進烟草，然後用兩隻手掌把棕葉一捲。端姑靜默地看着，直到那本南人滿足地噓了一口氣，把烟從口中噴了出來。

「你懂得馬來語嗎？你知道我是誰嗎？」端姑問道。當本南人點頭示意時，他就繼



另一個人影跟着他們。

續接下說：「十多年前此地有座村莊。在日本人到來的前後，有一個時期你的族人忽然散落在森林裏。你們又回復到你們祖先所過着的流浪生活，正如你們現在所過着的生活一樣，政府不知道到底這是爲了甚麼原因。在逃離這村莊之前，你的族人曾許多年在此建築房屋和種植米穀。現在仍舊可以看見這些痕跡。據說此地大約有五十人家，人口約三百多。你的族人接受了幾乎所有馬來人的風俗。有的甚至信奉回教。許多人沒有這樣做，因爲他們喜歡吃豬肉，而這森林裏到處都有許多野豬而且是容易獵獲的。這座村莊因爲偏僻，所以很少客人來訪，除非是來做生意的。他們說這村莊很可能被誤認爲一個馬來村莊。男人戴着馬來帽子，女人穿的是紗籠，胸脯是有遮蓋的。政府官員很少到來，因爲在雨季時節，河流湍急危險，在旱季時節，則河流幾乎是乾涸的。託上天的福，在我此次的旅程中，天氣還算良好。河水夠深，使我的長舟不致觸撞着埋藏水底的木筒，並能安然渡過石灣的湍流。因此我很高興今日能到此地，代表政府和你談話。政府爲着森林中的人們而擔憂，尤其是爲你那一族人。他們現在已經和其他的人們隔絕

了。與人隔絕，你們便失去互助，因此便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幫忙建築房屋，便沒有足夠的人手來一起種穀，孩子們沒有在一處遊玩了，在結婚的酒宴上沒有參加歌唱的聲音，也沒有爲豐收而歡樂的舞蹈了。政府無法幫助患病的人們，或對於受難者給予正義的支持或扶助。政府爲了本南人感到悲傷，它好像父親一般希望你們再回到此地來過着往日的的生活。假如你是代表其他的人們講話的，那你有甚麼話要講呢？說話吧。」

那本南人用兩手環抱着他的膝蓋，默不作聲。端姑知道遊居人天性羞怯，便先自瓶中飲水。最後那本南人才開口說話。

「我能夠講話使我感到歡欣，」他說：「我們流落在森林中的本南人好久沒有和政府講話了。好幾個月來，我一直沒有見到我的親戚，因爲我們本南族人太分散了。我的名字叫拉渥。我現在是一組七人之中的長者。當我年青時，我是住在此地的。端姑說在這村莊裏住着三百多人，這是實話。當時我們是快樂的。在那邊『打邦』樹下，就是我的父親的父親用樹皮和鹽木柱子建築的一所房屋。雞犬在場地上走着。在房屋的背後我

們有一塊小小的黃梨和菓樹園圃。在那小山邊上，便是我們的稻田。我成長得很結實，我記憶不起到底我有沒有生過病。我的父親和我獵野豬。我們劫掠蜂蜜。我們把比我們先到達蜂巢的熊殺死了。我們用熊胆向華商交易油鹽。當時我們是幸福的。現在我們卻睡在森林裏的樹下。我們的食物就是野碩莪，我們仍舊獵野豬。有一次我被一隻蜜熊擊傷，一直經過兩足月我才能夠再出外打獵。現在寶貴的樹脂，嫩鹿茸，和從猴肚中取得的糞石（猴棗）無人收集了，商人們也不來收購了。我明白定居的價值。我享受過這種生活。現在代表其他的人們說話，我瞭解他們也期望能夠再度安居下來。但自從馬威去世後，我們便沒有領袖了，沒有人領導我們族人，沒有人替我們向政府說話。馬威在這村莊上死去了，而他的死使我們逃亡。」

端姑感到詫異。在馬威死後，到底甚麼原因使本南人逃亡而散失在森林中呢？是不是因為某種可怕的疾病？絕對不是吧，因為經過一個時期，那一族人必定會回來的。但經過十多年了，並沒有一個人回來。這種情形必定奇異而特殊。他從熱水瓶中倒出一杯

咖啡，推給那本南人，然後爲自己另倒一杯。

「馬威是爲甚麼死的？」他問那人。

「他是中了邪鬼（安都）的迷惑而死的，」那本南人說。

「你的意思是說他發瘋而死的嗎？」

「不，端姑。不單是他一人着了魔，連其他許多村民也是着了魔而死的。」

「許多人同時受到影响而死，那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情形的確是如此。住在這一邊的河岸上的許多人都遭了殃。但對岸的人們卻不會。」

「呵，原來如此。既然你的家是在這邊的河岸上，那末你本人有否着了魔？」

「我的家人倒逃避了邪魔。」

「把一切經過都告訴我吧，」端姑要求道，他把背向後靠在捲起的墊褥上，期待着一個冗長的故事，「說下去吧。」

馬威是一位村長。在他之前，他的父親和祖父也是村長。他是年青而且仍未有妻子。他單獨一個人生活着，因為他的房屋和我的毗隣，而我們兩個又是同年，所以便成爲好朋友了。我們一同打獵，一同跨越廣闊的森林。有一天，馬威和我從森林裏回來，還抬了一隻野豬。河水低淺，所以我們把這隻野豬扛上泥濘的河岸，一直到達他家的階梯下。那隻豬又大又重。我們把它放在地上，便坐在它的旁邊直到我們重獲氣力。我們於是向莊上的人們呼喊，叫他們前來領取他們的份額。因為我們是獵獲者，所以我取了一隻豬腿，作爲我應得的一份，而馬威也拿了他的一份豬腿。我們把豬腿掛在樹枝上之後，便躍進河中去洗滌背上的血跡和小蟲子。馬威把水潑進我的眼中，而我便把污泥向他直扔，於是我們便在河中摔角，少女們和孩子們在大聲地笑我們。他們的父母卻拿着刀在忙着割取他們公平的一份豬肉。當我們從河裏上來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回到他們的屋子去了，剩下豬腸和獵狗不要吃的部份。幾隻獵狗正在跳躍着想要盜取我們的一份豬腿，馬威大笑着並且懲罰牠們，忽然伯烏公從馬威屋後的叢林中出現了。

「我的份額。」他兩手伸開地說：「我的份額。我的份額在那裏？」

「你不快來，」馬威說：「現在剩下的都是給狗吃的了。」

「忘恩負義的人們，」伯烏公叫着，突然大怒道：「當你們有食物的時候，你們就把伯烏公忘了，像貪婪的蟒蛇一樣，你們把一切都吞吃了。可詛咒的嘴，可詛咒的心肝呀。當你們病了的時候，呵，那你們就記得伯烏公！你們說：『來吧，伯烏公，把我母親的病魔驅除吧，因為她躺着要死了；來吧，伯烏公，可憐我的孩子，把他從痙攣病中救出來吧。』但當伯烏公要東西吃的時候，連最小的一塊也不留下給他，卻讓餓狗和貪婪的人們果腹去了，你們全是忘恩負義的猴子啊！」

「爲什麼你說這些話呢？」馬威問道，他的臉怒得發黑，「你知道你所講的都不是實話。我們的族人常記得你所做過的好事。當他們經過你的屋子時，他們總不會忘記把森林裏獵獲的東西和你分享，因為你是族中的巫醫。你不用打獵，或做其他下賤的工作，這些都是我們每天必須例行的事務。假如你餓了，你只好怪自己。爲什麼你要離開

這村莊，而住在遠離村莊小道的『眼鏡蛇王山』上的小屋裏呢？那山是峻峭的，石間還藏着許多蛇。然而當少女們勇敢地將食物帶給你時，你卻要調戲她們。我警告你，伯烏公，假使我再聽見類似的控訴的話，我將到那山上去單獨找你算賬。你的舉動若像一位善良的本南人，那你就不致於挨餓。好吧，把一份豬腿拿去，快給我滾。」

當馬威發怒時，使人對他總有一點畏懼。伯烏公拿了豬腿便走開了，但還是喃喃地發出我們聽不見的粗魯的怨言。

有一些被伯烏公的叫嚷聲吸引而來的村民默默地在旁看着。馬威揮手叫他們回去後，便竟自回到他的小屋去了。我跟着他，帶着豬腿，和他平分。因為我們都還沒有妻室，所以我們時常在一塊兒煮東西吃，之後我便獨自回家去睡覺。我是孤伶伶的，那時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

當米和肉正在火上烹煮着的時候，我們便談論着伯烏公乖異的舉動。我以為假使伯烏公多沖一點涼，村中必有一個女人會要他做丈夫的。但他卻常常發出塗滿全身的蟒蛇

油和山蜥蜴脂的可怕的臭味。他說那樣他才能夠看見鬼靈的幻影。靠近他就使人感到要生病。

馬威認為村莊遠在河的上游致使政府藥船不能常到，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村民常因發熱和毒瘡而生病。他說他不相信伯烏公利用咒語和給人們帶上護符便真能治好他們的疾病。我說伯烏公的確有奇異的法術。我曾目睹他從一個患了肚痛的人的臍中拖出一隻毒蠍；當他揉摸那人的腹部並拖出那毒蠍時，那人因痛而大喊。後來那人病癒了，便回到他的田裏去工作。馬威說有一回他到美里市去，他看見一個人自空中取出小球，雞蛋，甚至金錢，並且使這些東西在他手中一隱一現。那人把他的妻子鋸了一半，當她站起時，她並未受到損傷；連她的衣裳也沒有被撕破。伯烏公用的必定是同樣的騙術。毒蠍，針，石子和其他物件隱藏在他身上披着的獸皮鳥羽和枝葉裏面。這些東西好像鬼靈所穿的衣裳一樣，鬼靈佔有伯烏公，通過他而醫治病人。當然那病人要因痛而叫喊的，當他取出毒蠍的時候，因為這巫醫知道什麼地方最痛苦便按下去。毫無疑問，他曉得森